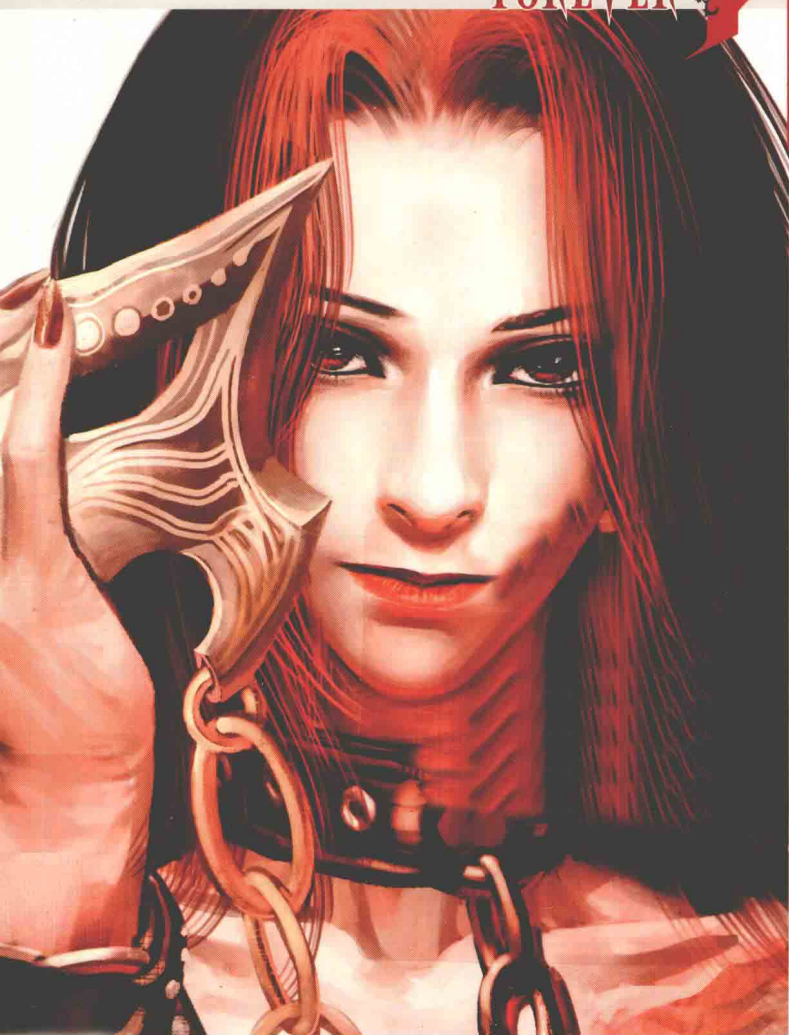


VI
FOREVER NIGHT



骑誓·蔷薇骑士的焚梦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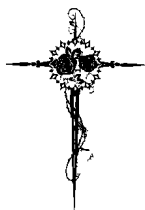
著 卢丽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骑誓

蔷薇骑士的焚梦书

卢丽莉 著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CHIEF EDITOR _ CHEN XI FANG ZHAO /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YE QING [FROM ZUI]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zui@zuiactor.com]
COVER ART _ JING M.GUO ADAM.X [FROM ZUI Factor] / TYPESET ART _ CHU TING [FROM ZUI Factor] ILLUSTRATION _ ZHANG JING [FROM ZUI]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千里的路，若是只能陪你风雪一程，
握你的手，前程后路，我都不问。



骑誓
蔷薇骑士的焚梦书
CONTENTS

| | | |
|-------|------|-------|
| 第一章 夜 | 神州 | .007. |
| 第二章 夜 | 蔷薇国度 | .019. |
| 第三章 夜 | 红衣 | .043. |
| 第四章 夜 | 浮线纹蝶 | .069. |
| 第五章 夜 | 莎罗节 | .095. |
| 第六章 夜 | 浴血之鬼 | .115. |
| 第七章 夜 | 万华镜 | .135. |
| 第八章 夜 | 梦想之城 | .145. |
| 第九章 夜 | 永夜 | .167. |

骑誓

蔷薇骑士的焚梦书



第壹夜

神州

少年微微昂着头，
银灰色的头发及肩下一些，
打着如同海浪般柔软的轻微卷度，
因为天热，发尾用缎带绑着，随意地搁在锁骨边，
额前有几缕发丝半盖住眼睛。

【花藤】

“少爷呢？”

时正七月天，白日青天，树影浓郁，阳光照进偌大的宅院里。院中有荷花池、稀水塘，正值盛夏，一池荷花粉绯开得正好，被微弱的潜流暗暗推动的水波闪烁着点点日光，映射在宅院里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回廊小桥之上。自地底深层缓缓涌出的泉水日夜不息地流入稀水塘中，滚烫而略带微微特异臭味的泉水散发着袅袅烟气，使得整个宅院充满了迷雾诗意，恍同人间仙境一般。

但同这人间仙境的气氛并不相配的是，此刻许多身着白色轻纱罗裙的年轻侍女，正不顾形象、全然没有了仪态地焦急奔走在宅院的各个角落之中，她们与他人交接相遇的那一刻，急急说出的只有一句话。

“少爷呢？”

“少爷呢？少爷究竟躲到哪儿去了？”

“老爷这次是真的发火了，在主堂里正气得跳脚呢！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四小姐五小姐六小姐七小姐都去拦了，拦都拦不住！”

“哎哟我的小祖宗哟！”

侍女口中的少爷此刻正躺在宅院中一栋不高不矮的楼阁之上，因为不高，所以不容易被人发现，因为不矮，所以也不容易被发现。这栋不高不矮的楼阁平淡无奇地掩藏在几栋有高有矮的楼阁当中，真是绝妙的藏匿之所。

无视于满院侍女如同招魂一样的呼唤声，少年眯着眼懒洋洋地躺在楼顶上数云朵：“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四只大灰狼……”他微微昂着头，银灰色的头发及肩下一些，打着如同海浪般柔软的轻微卷度，因为天热，发尾用缎带绑着，随意地搁在锁骨边，额前有几缕发丝半盖住眼睛。

那眼睛，眼珠乍一看是黑色的，却会在阳光里折射出流动的透明的晶芒，像两颗漂亮的曜石一样。那眼里有一点懒，有点狡黠，还有点笑意，弥漫在他如宝石般晶亮的双眼里。

少年在这里懒洋洋地躺了一个上午，身上穿着的一件色彩鲜艳金绣花纹的绸缎华服已经被他压得有些皱了，身上挂着叮叮当当的佩环小物，陷在柔软的衣衫里。此时他停止了数数，望着天空，思考了一下，只有那么小小的一下，然后似是懒得再回想一样，丢弃了原先的数字再次重新数过：“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胖白熊，四只短脚鸡……”

而在主堂里的老爷早就气得七窍生烟，在身边七个女儿安慰劝告拉扯整整两个小时之后，他终于忍不住暴喝了一声，一手拍碎身边的桌子，一脚跃到院堂之外，再一蹬地扬起几丈尘土，大叫着整个人跃往高空之中。

“花藤！！！”

在高空中，整个宅院一览无遗，最显眼的毫无疑问是那个穿着一身五颜六色的衣服还试图隐藏起来的花藤少爷。

上一秒花藤还在数云朵，下一秒就看见自己的老子肝胆俱裂地叫着自己

的名字，如狼似虎不共戴天要把儿子剥皮拆骨似的朝自己扑来。花藤看着气得脸都开始扭曲的老子，从容地站起身，又理了理有点皱掉的衣服，然后转过身去，眼望着远方——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七姐……救命啊！！”花藤拉着绑在屋檐上的绳子，轻巧地翻下地面，往人多的方向跑去，侍女们受惊之下四处躲避，一时间院子里鸡飞狗跳。

“抓住他！抓住他！”花老爷愤怒地叫。

——·❦·❦·❦·【神州】·❦·❦·❦——

这里是整个骑士大陆之内，位于各大国家间的一个中立的小国，名为神州，这个国家里没有骑士，没有神法妙术，没有军队，也没有战争。翻阅自古流传下来的文献，唯一知道的只有这里的国民是远古人类族系下的一个分支，据说曾经是大陆上最为兴盛庞大的族系，后来因为异族与术法的兴起而逐渐式微，时至今日，大家只知道这个国家里的人人都比较擅长经商，以及这个国家拥有自己特有的风土人情，颇有特色，于是也常有他国的国民前来游览赏玩一番。

而这时候正闹得鸡飞狗跳的那间宅院，是神州国内最大的商贾花列的家，据说这花列，出身于平凡无奇的百姓人家，年轻时却游遍了骑士大陆，靠着精明的头脑跟一些九流的术法，竟然在这莽莽乱世之中置下了一份庞大的家业。而此时提起花家，神州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则是因为花家数量庞大的财宝奇珍，二则是因为花家有个他认第二就没有人敢认第一的，一等一的纨绔子弟花藤。

据说有一年，花老爷向皇帝请愿让花藤担任空缺的户部度支*的工作，希望他可以在体察和了解世情之后从此修身养性成熟稳重有担当……而结果

注释

*注：户部度支负责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工作。

是花藤上任了一个月，自那之后每次花老爷请见，皇帝都会派人先仔细查看他有没有带花藤前来，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一提起花藤这个名字，皇帝就会下意识地觉得头痛……

“小环，你说这次老爷会怎么处置少爷呢？”

“不知道呀。”名叫小环的侍女说，“可是我看老爷这次比少爷之前烧了王老爷家的房子、把教书先生活活气得病倒在床、偷偷跑去邻国玩了一年才回来跟把税收拿去分送百姓的时候还生气呢。”

“那次少爷被关在地牢里一个月呢……”侍女望向一片静寂的祖宗堂。

紧闭的大门内，花藤跪在摆满了祖宗灵牌的灵台前，花老爷一声不响地在堂内前后踱步，一众小姐站在一边，想要出声又不敢出声。

“你……”花老爷背对着花藤，看着眼前的祖宗灵牌，在隔了许久后终于说出第一个字，却忍不住气结了一阵，才接了下去，“大婚之日，你毁婚堂拆婚轿撕婚服！然后不留一言就逃之夭夭！留下你爹我一张老脸对着所有宾客还有被弃婚的徐小姐跟她爹徐老爷，羞愧得无地自容！你你你你……你你你可知错！”花老爷说完，猛地转过头去，上半秒还在装着鬼脸对着口形，装模作样地学花老爷讲话的花藤，在下半秒马上装出一副悲痛自责的样子。

“唉，”花老爷看着花藤一脸反省的样子，深深地叹了口气，再面对祖宗灵牌，“……你从小就不好读书，只顾四处玩耍，闯祸惹是非，我也算了。你没有责任心，乱用税金致使国内上下公共运营近乎瘫痪，我也算了。你年少无知不知天高地厚不懂人情世故，你不忍人不让人不助人只害人……我都算了。但这一次！”花老爷拱起手来对着灵牌，花藤也口歪鼻歪脸皱成一团地实时直播着花老爷的愁苦样，引得旁边一众姐姐们都得捂着嘴才能忍得不笑。

“这一次，我丢脸也就算了，可你可有想过徐小姐的下半生将会怎样？嫁娶乃女人家一生的大事，你把人家一生都毁了——徐小姐回家上吊！你知道吗？若她真死了，这就是条人命！而今你作下这般罪孽……”

“叫我何颜面对列祖列宗啊！”花藤在下面无声地摇头晃脑说。

“叫我何颜面对列祖列宗啊！”花老爷悲慨说道，然后转过脸看着一脸惭愧的花藤，“你可知错？”

“……花藤知错……”花藤低着头，似有满腔悲痛难耐地说，花老爷的脸色缓了缓，不料又听到了后半句，“花藤虽知错，但若让花藤再选一次，也一样会这么做！”

“你说什么？！”

姐姐们眼睛一亮，一脸“有好戏看了”的表情，花老爷只顾着惊怒地看着花藤，并没有注意到。

“因为……”花藤头垂得更低，“爹你从小教我，男儿当以大业为重，岂能纠葛于儿女私情！今天下各国愈强！骑士当道！唯我国式微！仰人鼻息！苟活于强国之下！日日悬倾覆之危于梁上！我身为神州子民，无国，何以有家！无大业，何以置家业！更何况……”

“……更何况？”花老爷有点愕然。

“与不爱之人在一起……”花藤猛地抬起头，定定地望着花老爷，他的眼神很淡，也很深，他就这么不轻不重地看着花列，慢慢地，一个一个字地说：

“生，又何欢？死，又何哀？”

—————【灵石】—————

“天哪！”

“我不是眼花了吧？”

花藤一踏进花鸟苑里，一群侍女就呼啦一下涌上前来。

“花藤少爷你没有事喔……我还怕你被关进地牢里了……”

“我多担心老爷会把你往死里打……”

“我整夜都守在门口，怕徐小姐来找你怨气复仇……”

“少爷……”

“少爷……呜呜少爷……”

“我呸呸呸呸呸呸呸！你们穿得这么白没看出来还生了张乌鸦嘴，大清早来诅咒我！”花藤像赶苍蝇似的朝侍女们摆摆手。

“这你们就多虑了~”随着花家二小姐的声音传过来，花鸟苑里走进了七位穿着浅色流云素衣的小姐们。

“你们是没有看到，爹爹那个样啊~”六小姐道。

“什么样？”侍女们担心地问。

“这样……”四小姐爱现，马上装出一副愤怒的样子，然后是伤心，然后是茫然，然后愣住，一脸哀痛，“罢罢罢……这都是命，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

“我说爹爹这次这么恼，指不定要怎样了，替八弟担心得呀……结果还是八弟聪明，两三句话就把爹爹打发了。”七小姐捂嘴笑道。

“欸？！”侍女们大惊，“什么话？”

“少爷说了什么？”

“这么八卦做甚！”大姐佯怒道，“除了顽皮捣蛋整人诓人耍人，八弟还能说甚做甚！”

“哈哈哈哈！”众侍女大笑，然后七倒八歪地聚在一起听小姐们说昨晚的事儿，时不时漏出几句“果然是我们少爷聪明”“少爷真是的，又在作怪”，当听到花藤还是在祖宗堂里被罚跪了一夜之后，众侍女大惊地簇围着花藤。

“少爷你没事吧？”

“膝盖肯定受伤了……”

“流血了没？让我们看看……”

“我马上去拿金创药！少爷你等我！”

几十个女人喋喋不休七嘴八舌地说着，几十双手朝花藤浑身上上下下摸去，生怕有未发现的隐伤。

“哎呀，你们这一大帮子女人唧唧喳喳的，吵死了吵死了！”花藤也不

知道怎么动的，几个摆身就从一圈女人当中逃了出来，继续看他养了满院的珍禽异兽去了。

“小高，你又在欺负小满了。”花藤一把捉起一只杂毛短脚鸡，只见刚才还很凶的鸡像犯罪时被抓了现行似的垂下了头，而那只叫小满的残翅秃毛鹦鹉泪眼汪汪地扑腾了几下，万分委屈地扑进了花藤怀里。

“叫你不要欺负小满，你为什么老是要欺负小满……别啄了！小满都没有毛了你还想啄什么？你到底在……”花藤正一本正经地教训一只鸡的时候，忽然“啊”了一声。

短脚鸡跟秃毛鹦鹉突然无比迅速地离开了花藤，向远方逃去。

地上残留着一条奄奄一息的黑色蚯蚓，奇怪的是蚯蚓身上居然绑了一条细长的白色丝线，前一阵子经常有见过花藤少爷的人应该知道，这就是花藤少爷一个月前开始养并且天天拿出去像遛狗一样遛的蚯蚓小白，小白在十天前三失踪了，为此花藤少爷伤心得很。

鸡跟鹦鹉开溜后，侍女们只觉眼前一花，不见了花藤的身影，于是相顾左右望去，好一会儿才在角落里发现蹲在地上苦口婆心地跟一只鸡一只鹦鹉和一只蚯蚓说教的花藤。

“你们要相亲相爱，相互帮助，相濡以沫……”

地点是花府的花鸟苑，花家大少爷精心建起的养了无数珍禽异兽的庭院，有从酒楼买来的拔光了刺的刺猬，有少了一只耳朵的兔子、浑身斑点的白熊、牙齿松掉的巨鳄、没有舌头的夜莺、短脚鸡、秃毛鹦鹉、只剩下半截的蚯蚓……还有花藤少爷从别的国家弄来的，或马脸狮身或牛头带翅膀或像一条擀面棍的连眼睛都不知道在哪里的异兽，据说是一种叫“骑士”的人物的骑兽，那是什么呢？花宅里的侍女们都不知道。她们只知道这些怪模怪样的家伙好有趣，知道它们好黏少爷，知道要每天把它们照顾得好好的，少爷才会高兴。

此时侍女们正拿着各式的食料给动物们喂食，花藤溜到了一边的青草地上晒太阳，一只快要肥死的胖猫颤悠悠地走到花藤的小腹上，就着他昂贵的衣衫开始午睡，他随身带的金制勺子被一只正在长牙的小狗叼了去，咬得坑

坑洼洼，他就弯起眼睛笑，然后伸手摸摸它的软毛。

世界，风轻，天高，云淡。不知愁为何物。

十日。

虽然没有皮肉上的惩罚，但是花藤少爷还是被罚了禁足，时间是半年。

而花藤少爷在自家院子里上蹿下跳，到处晃悠，顺便把稀水塘里的水跟荷花池的水掉换了一下，烫死了一池荷花后，还是不可避免地感觉到无聊。

话说花藤少爷天不怕地不怕，平生最怕的就是无聊，本来这也没什么，但问题是，别人是无聊到死，而花藤少爷是无聊时别人死。

侍女小环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今天早上一醒来，她就发现自己睡在一张非常熟悉的华贵异常的床上，身上穿着一套非常熟悉颜色浮夸的睡袍，而她那好贪玩爱捣乱的花藤少爷正蹲在床边笑眯眯地看着她，他身上穿的是自己的侍女衫。

“小环啊……”花藤笑着开口，在小环眼里，就像一条颜色漂亮的金环蛇，吐着芯子，“你是负责照顾我的对不对？”

“对……”

“如果我不见了你一定会被爹爹罚的对不对？”

“对……少爷……”

“所以你一定会帮我掩饰的对不对？”花藤笑眯眯地打断了小环的话。

然后花藤少爷留下了一个能够储存人的声音的不知哪一国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就跑了，那东西里只有一句话，小环一整个早上凭着那句话应付过了在假小环一句“少爷今日身体不适卧病在床请勿打扰”之下来探病的七位小姐，在小环松了一口气正想下床探探花藤少爷回来没有之时，门突然“吱呀”一声，瞬间把她吓回了被褥里。

而这个时候，花藤少爷正在神州最繁华的长街上扬着折扇，招摇地走着。一身浮华衣裳流光溢彩，衬得那眉眼更精致漂亮，如有花团锦簇、玉盏银杯，倜傥风流。楼阁上有少女含羞带怯，躲在柱子后面看他，大胆一点的，走到栏杆边，扬起袖子朝他招手。

而他见了只是笑，眉眼弯弯，折扇一拍收起，掠过一街繁华，身影灵动，跃上那最高的塔楼楼顶去睡午觉。

时值七月天，有蝉声如涛，铺天盖地覆来。花藤懒懒躺在楼顶，手上转动着七彩琉璃盏，眼看着里面一枚碧绿色的石头。

那是花藤从老子花列自认为隐藏得非常好的密室里顺来的，他新近收入的藏品。本来见惯了金银珠宝、价值连城的古董玉器，甚至珍稀奇怪的武器骑兽，到现在，实在没有多少东西能入得了花藤少爷的眼。

但手上的东西却在那“实在没有多少”范畴内。

那是一块蔷薇之国的传送石。

蔷薇之国，传说中的长生国度，据说那国内的人皆长生不老，而且颇为有趣的是，它是整片大陆内唯一女尊男卑，由女人当权的国家。

向来爱玩探险的花藤少爷自然不能错过，可不知道使用的方法，此刻他只能翻来覆去地看那所谓的“传送石”，一边尝试着念些莫名其妙的咒语。

“玛哩玛哩轰！”

“酱油排骨葱！”

……可试了半天还是没有效果。

正当花藤发愁的时候，发生了比找不到方法更衰的事情——听见了老子花列的声音。

“花藤！！”

“你以为你在留音贝里录下一句‘我想睡觉哟’就能没有人发现万事大吉了吗！”

“而且录下的声音连一点睡意都没有，你还能说得再敷衍再没有诚意一点吗！”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花藤，你给我站住！……你先站住！我不骂你不责你……”

“……居然越叫越走！”